

□张二冬

播种

厨房门口长出一株南瓜,开始我不确定是什么瓜,想着是西葫芦或什么野生大叶植物之类,这几天看果子,才确定是南瓜。

不是我种的,应该是去年吃的南瓜,掏出来的籽扔到这里了。其实很多菜自己都会播种的,比如今年种过的菜地,种完撂荒不种的话,来年过去看,就会有很多菜苗重新长出来。西红柿的这种能力就很典型,就是果子熟了,落到地上,被尘土落叶覆盖,第二年雨水充足的时候,便和野草一起发芽,重新长出来。只不过长多少,纯靠概率。所以第二年长出来的并不多,再加上没人打理,果子数量逐年减少,久了繁殖能力就越来越弱。

直接靠种子传播的,像麦子、油菜存活的周期就更久一些,尤其紫苏、藿香这种,可能直接安营扎寨,和野草一样,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份子。记得之前李娟聊过一件好玩儿的事,具体怎么表述的我记不大清了,当时路过一条干涸的河道,闲聊时说起新疆有一种树,依着河沟两边生长,那些河沟也基本是长年干涸的状态,但每年那个树的种子落完后,源头的雪山上就会化一些雪,变成水,流到那些河沟里,把种子冲走。每年附近的雪山就只在那个季节化那么一回,那个河沟的水也就只流那么一次,就好像那点水,是专门为了给那些树的种子播种而存在的,很默契。

雪山、气候、河沟、植物、种子,它们之间就好像沟通。据说沙漠里咕噜咕噜滚成一个球的风滚草,和风的关系也是这样的,它们长熟了,风一吹,就到处播种。

植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,也很迷。自然界大多野草都是抱团扎堆的,共同协作,一起结籽,靠量播种,根并根,长期占据一块领地。印象中,最明显的一次,是在重庆的一个山里,看到一大片蒿草,方方正正的,里面一棵杂草都没有,全是它们的族群。最有意思的是,那块蒿草地四周的边界,都生长着单独的一排蒿草,向外倾斜,齐齐整整地围着那块蒿草地,是用来抵挡和过渡边界的,非常明显,就像守城的卫兵。

但我也见过很多野草,放眼望去,周边就它一株,孤身只影,自循环,感觉更有生命力。不过有天我看到一种虫子,隐身在树叶上,竟然可以做到和叶子完全融为一体,当时就很感慨:昆虫和造物的关系,才是最大的谜。

惊蛰记

就我本人的体感而言,真正春天到来的那天,是惊蛰。很直观的变化,惊蛰前一天,屋顶还有积雪,路面上也结着冰。惊蛰那天早上,我还在质疑二十四节气的准确性,不是说惊蛰一到,春雷震动,百虫惊醒吗?这一醒来,又是大雾又是冰,还继续睡不?但我的质疑还没过两小时就动摇了——没有太阳,也没有风,九点多后,空气突然就开始变得温和,地面上的冰开始融化,房顶的雪也变成水啪嗒啪嗒像下雨一样滴下来。



一个人的终南山，与万物的对话

2013年底,26岁的张二冬决定在终南山住下。当年,他因“借山而居”的生活选择在互联网上一度走红,许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,想看看他何时离开。如今,十多年过去,他依然在终南山,只是迁往了更深的山中,也守住了内心的宁静。继《借山而居X山居七年》后,张二冬携新作《借山十年》从终南山更深处出发,以愈发澄澈的目光与山对话,传递他对生活的思考。

很神奇,也没有阳光,一天的时间,空气里一点儿寒气都没了,所有阴坡的积雪也都在一天内化完。于是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,就是当古人说“春雷动,蛰虫醒”的时候,那个雷动,显然不是天上的雷,而是来自地下的雷。地动,是地心的某种开关打开了,热气从下至上蒸腾开来,冬眠的蛰虫才被叫醒。地气,自下而上地传输,而且有速度,像武侠电影里,高手把耳朵贴在地面上,能听见十几公里外骑马追来的敌人,只是虫子更灵敏,天生神觉,直通地心。

其实人作为万物的一员,这种能力也有,不止这种听觉,各种神觉、感应能力,我相信人类都有,只是在走出丛林后,人类就不需要这些能力了,就像通信,能打电话发语音,自然就关闭了手写书信的能力,一种能力的进化带来的就是另一种能力的退化。所以我从来不屑那些把“神通”搞得很玄乎的人,哪有什么神通,不过都是物种本能。

而地心的热气,在定时准点的节气里,像开关一样精准交替时,就说明地球是个生命体,四季之变,即是呼吸,地球才是唯一的神。就像动物冬眠,植物也会在冬天的时候,把根收缩起来,储存养分,等到开春,天气变暖了,再伸展开,春展冬缩,一呼一吸,周而复始,地球亦如此。

瞎折腾

三四月绿得很快,日新月异。植物苏醒的顺序不等,不记得最早的是谁,只知道合欢树最晚。

初春的颜色很丰富了,层次分明,而且很甜,透明度都很高。月初,把房前的地翻了一遍,打算把菜地开到离院子近点,方便

浇水什么的。附近河沟边还有很多萱草发了出来,挖了几株栽院子里,栽到了门口那棵合欢树下,古人说“合欢蠲忿,萱草忘忧”。到时试试。

种菜不易,山鹿太多,还有野猪,都需要提防,所以又搭了个狗窝。下个月菜种上后,就必须得挑一位看菜地了,养兵千日,用兵一时。

整个四月都没写东西,都在玩了,种菜、扎篱笆、养草、吃喝、出去玩、倒腾院子,挺开心的。又栽了不少树,算是这个春天最开心的事。栽了两棵樱桃树,长挺快的,五年之后就可以坐在树上吃果子了;给门前栽了一棵因村民多年砍柴而矮化的老槐树,很难得,精心照料了。想象下,面对一棵跟我身高差不多的老槐树,开满槐花,该是多么大的馈赠啊。

大门楼旁边又栽了棵石榴树,本来拿不定主意,只是觉得大门墙角处,应该有根线条,丰富门楼的节奏,后来遇到棵石榴树,就给移了过来。栽好才发现,比想象中的还好看,石榴树的颜色和粗糙的枝干,与土墙的粗犷感绝配。而且石榴树还会结果子,作为秋天的意象,挂在树上,像这个季节挂满枝头的柿子一样,都是“精神食粮”,看看就满足了。

老院的刺柏我养三年了,不舍得遗弃,也给扛回来了,栽到了门楼的另一边。月底下了几场雨,天一晴,趁着泥土松软,把篱笆也扎了下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万物生的季节,总是很冲动,每天捌飧院子,安排了很多活,修修改改。

前天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,电影台词的截图,说“没有通向喜悦之路,喜悦本身就是路”。翻地种草、移花栽树、挖水池,确实

都是很折腾的事,但我总是在这种事情上,乐此不疲。可能折腾的时候,带着憧憬吧,像创作,每完成一笔都很快乐。像斜倚着大门口的石榴树,栽好后我看着她,和我的院子相映生辉,太美了,那一刻就觉得拥有了旅行中看到壮景的快乐。多好啊,当下的快乐,就是快乐的当下,或者说,当下的喜悦,就是人生的喜悦,人生的喜悦只要足够多,就是喜悦的人生了。

喜悦本身就是路。

感受力

好久没抬头注意过天窗了,这几天,空气又蓝又透明,非常有凝聚力,频繁让人凝注。

前段时间在想一个话题,就是我们都知道“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生命本身”这个命题,所以才会感动或感慨于当下。但我发现很多人说到“活在当下”时,却并没有理解当下是什么。大多数人都以为当下,就是当下的美,此刻的快乐。所以活在当下,就成了“珍惜此刻的享乐”,但美和好,欢愉和快乐,都只是当下的一个面啊,丑和苦,疼和求不得,不也是当下嘛。所以在我看来,当我们感动或感慨于当下的时候,那个当下啊,其实并非当下的感受和情绪,而是对自身于当下存在着的觉知和观照。只有这个时候才会发现,甜和疼一样都是有层次的,热恋、失恋、欢愉、绝望,都是滋养。就像光、高处、孤独和痛苦都能让人观照到自己的存在。所以凝注时,有极大的安定感和真实感,是很敞亮,很治愈的。

只不过大多时候,我们都只能被那种由特定环境带来的镜子给照亮,很少有人能在乏味的、拥挤的、阴郁的环境里,也同

时保持觉知和观照的能力。凡事发生必将有利于“我”,所以在我仅有的少数阅读经验里,诗的地位是很高的,诗人写诗,在我看来,就是在捕捉当下的觉知,并且以文本的形式观看,写诗就是在训练、保持着对一切存在的纤细敏锐的感受力。

不枉此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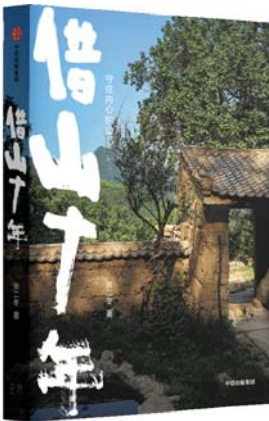
在都市里,吃饱喝足,逛累了,也没什么电影想看时,躺在酒店里,就会蹦出一个词:虚度。在城市里,如果没有工作,也没有什么追求或情感的寄托,就会有种坐吃等死的虚度感。虽然我没那个条件,但可以想象,财务自由也很考验人。财务自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,就是自我实现或者价值寄托,要不就是不停地找乐子,满足各种贪嗔痴,主动安排一些可有可无的事,让自己每天都有点儿事做,否则一停下来,就会感到虚无。

宁浩说,年少时,常去动物园看猴子,看到有只猴子,没事就挂在树上晃树枝,有人看时它在晃,没人看时它也在晃。每次去,那只猴子就在晃树枝。宁浩说,它不晃树枝,它能干啥呢,晃树枝就是它给自己找的意义,可是我们从外头看,它也只是不过是被关在这里的一只猴子而已。但我觉得,求知求索的重点也不是非要有意义,只不过是本能,而且求知无止境,摇树枝和摆树枝,获得感也不同。

想起陈忠实说自己写完《白鹿原》的那个下午,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画完后,突然产生了一种非常茫然的感觉,看着桌子上刚刚写完的堆积的一堆稿纸,自己都不相信竟然给它写完了。陈忠实说,腊月里头啊,最冷的时候,顺着那个河堤,我走了七八华里远,一直走到河堤头上,周围村庄都没有了,在黑暗中,坐在河堤上抽烟。那一刻,总觉得这个心里头,有什么东西憋着。然后回到家,我就把家里所有房间的灯全都打开,把秦腔的磁带声量放到最大,慷慨激昂悲壮的声音,半个村子都能听见,结果左邻右舍就来了两个人,说你今晚上怎么了?我就很高兴地说,我把一部小说写完了!你们都不要走,咱们在这喝酒!于是我就把家里仅有的肉都弄出来,自己凑合两个菜,和那些小伙子喝,然后就睡觉。

不枉此生。据说古代有禅僧开悟后一个人走到山顶,对着山谷大啸,应该也是同等层次的孤独,这是人和猴子最大的不同。

(本文摘自自《借山十年》,内容有删节,标题、小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借山十年》

张二冬 著

无界 | 中信出版集团